

画室为邻

□冯骥才

我书房对面是间资料室，堆满各种资料和手稿，斜对面便是画室。我的画室很小。我曾去北京方庄拜访吴冠中先生，见过他的画室，不足二十平方米，一张矮矮的画案，小桌小柜，笔墨纸张，满墙墨点色斑，简陋之极。那是我见过的当代画家中最小、最“寒酸”的画室。它叫我暗暗称奇，这小小画室居然诞生出那么多传世杰作。

我的画室小，画案上最大只能画一张“四尺整纸”，这没关系，我不画太大的画；而且它对我很重要，写作是我的一半，绘画是另一半，这两间房中间相隔三米远。我却经常在这里“甜蜜地往返”。

我每次画完画，都会把画室收拾整齐，毛笔和色碟洗干净，纸墨笔砚重新摆好，这样做为了走进画室，有了感觉，挥毫即可作画，很快进入状态。于是，每每在书房写作时坐久了，乏了，便会很自然地走进画室，或书或画，信由性情涂抹一番，一些心爱的小品也就是这么出来的。



在作画的过程中，常常由于水墨过湿，要等纸干了才能接着再画。特别是我喜欢用“湿染”之法，这样等候纸干的时间就会更长。此时，则又会很自然地去到书房，坐到桌前，倘若心中生一些有意义的文字，便会拿起笔写上一阵子。待回到画室时，纸已干了，正好再画。

近二十年，不知我在这两个房间中走了多少来回。这是我人生中走得最多、最短、最美妙的一条“小路”。

我更喜欢一种感觉，就是晨起之后，精神饱满，创造的欲望在心里鼓胀，却“胸无成竹”。我爬到小楼上，左为画室，右为书房。此刻好像一切在听凭神示。只要我走进哪个房间，就会在那里起劲地干上半天一天。这时候，一切都全由性情。我喜欢信由性情，让性情来做我的主人。

但是，我说的这种感觉只是在二十年前。那时，我还没有全身投入到文化遗产抢救。但此后就没有了，许久没有了。

大家V微语

这世上最好的套路叫真诚

□吴垠

●去年我慕名去一家“网红”小餐馆吃饭，店主告诉我店里还会自制酱料出售。我随口说了一句喜欢吃“黄豆花生肉酱”，店主说没有这种酱料，但承诺开发了新品就让我品尝。

●此后与店主的交集只有一次在微信上购买辣椒酱的记录，没想到，前不久，我居然收到一瓶地寄过来的“黄豆花生肉酱”。

●收到快递的那一刻，我很感动，写了很大一段话在朋友圈推介他们店的产品，许多朋友都来找我问他们家的地址。

●我突然悟到了这家店之所以成为“网红”的秘诀。

●原来，这世上最好的套路，叫真诚。

盲猫

□曾舒倩

我孩童时在叔叔家居住过一段时间，叔叔养了花猫，而且双目失明。

那里每户人家都有一个粮仓，除了要吃的稻谷会用碾米机碾成米，其余的都把它拿在山顶上晒，然后秋收冬藏，放在粮仓里，粮仓密不透风，还用石灰把墙壁刷得雪白。老鼠横行霸道，唯一密不透风的粮仓也受到了老鼠的摧残和伤害。一开始叔叔把被老鼠钻洞的粮仓用水泥修补好，老鼠又从其他地方钻出了洞，叔叔也没辙。

听邻居说，隔壁村的陈婆婆的家里养了母猫，猫宝宝有三个月大了，叔叔听了脸上露出惊喜。没过多久脸上的希望又沉了下去，因为买那只猫大概需要八十元钱，够一家人几天的开销。陈婆婆路过，叔叔在做饭，我看到陈婆婆就把她叫住了：“我叔叔找您有事情，想买您家里的猫。”

没等她回复我，我便跑到厨房把正在炒菜的叔叔的铲子拿过我手里来了。我说：“陈婆婆正在门口，我和她说了您要买她家的猫。”叔叔似乎并没有我预期的那么高兴。叔叔将茶水递给她，商量了买猫的事情，随后陈婆婆让叔叔去她家里挑选一只猫。

晚餐时，在柔和的灯光下，我和妻子两人在家中对面而坐，吃得津津有味时，妻子抬头看着我，突然冒出一句话：“这个世界上你最爱的人是谁？”这么唐突的问话差点让我喷饭，因为这句话问得太“蹊跷”和太过“见外”了。我俩是自由恋爱，结婚已快30年，儿子都已经是二十七八岁的人了，自己也一把年纪，还问“最爱”，不是“太矫情”又是什么？

我知道她话里有话，便实事求是地回答说：“最爱父母！”她听了若有所思，之后又问我：“想知道我最爱的是谁吗？”我猜想肯定是“我”或她的父母。沉默了一分钟，她说：“我最爱的是儿子！”语气很笃定，丝毫不容置疑。我有些意外，有些惊喜，还有些失落。

我们都没有把“最爱”给对方，更没有把“最爱”给自己，而是把一个“最爱”给了赐予我们生命的父母，把另一个“最爱”给了传承我们血脉的下一代。

我们都没有把对方摆到“最爱”的绝对中心位置，还刻意地告诉对方，但是，这种选择是善意的，可以接受的，分别蕴含和标示着人伦中两种美好的纬度：一个懂得孝顺、回报父母养育之恩的人，也蕴藏着爱妻子、爱儿女的情愫，非常重视家庭伦理亲情，爱得博大

谈天说地

把最爱给谁

□杨德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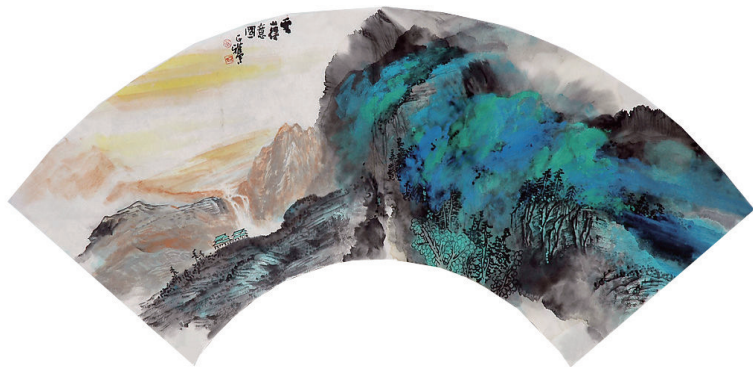
而深沉；一个懂得最爱自己子女的人，也会钟爱子女的血脉纽带和一切上下传承的关系，爱得细腻而专注。

本该最爱爱情，这是很多人年轻时的选择。在时间的过滤和岁月的打磨中，爱情成了亲情的一部分。

这世上，无论是爱父母还是爱妻子或丈夫或儿女，都是应该的，“最爱”也是理所当然的，他（她）们都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人、最亲的人。“最爱”虽有程度区分，但爱从来没有设限和篱笆。

在人间，就怕怕那些只爱自己的人。这种人既不追溯自己生命的来源，感恩父母的养育之恩，又不厚爱延续自己血脉的人，善待他们，感谢他们的陪伴，只顾自己在身强力壮之时，过着吃喝玩乐的生活，罔顾年迈的父母，撇下嗷嗷待哺的子女，极度自私到失去人伦温情和爱意。这种人薄情寡义，不懂珍惜人间“最爱”之情，实际上是枉来世上走一遭了。这种人，要远离。

我常常想，在“亲情”的字典里，“最爱”就是一种孝悌的付出、默默的奉献、勇敢的担当、勤劳勤俭的濡染、懿言善行的表现……唯有如此，一切“最爱”才会大放异彩，精彩无比，在人间留下温馨而美好的记忆。



薄荷绿的夏天

□吴江

小时候，家里在池塘边有一块地，母亲在菜地里种了各种各样的蔬菜，其中就有薄荷。记忆里，母亲总会定时给蔬菜浇水施肥，唯独对薄荷不理不睬。但出乎我意料的是，薄荷非但没有死，反而长得异常茂盛。原本只是插了一小株，不久就发成了一大片，茂盛的叶子绿得那么清鲜，那么亮丽。尤其是大雨过后，薄荷长得愈加鲜嫩，惹人喜爱。每到这时，母亲就会摘一些，早上做鸡蛋粥当调料用，去腥又提香，还可治感冒，我们小孩吃得也乐和。

成年后，工作在外，依旧对薄荷念念不忘。在城市里，我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见到薄荷的身影，总觉得非常遗憾，十分想念薄荷的味道。直到自己买了新房子，在门前的庭院里植了几株薄荷，我间或给它浇浇水，它长得愈发的茂盛，由此在前门平添了一抹新绿，挨挨挤挤，如绿色的云一样。春天，它往上蹿，不几日，便薄薄地蔓延了一大片，繁茂，碧绿清透。摘一片，放进嘴里尝尝，满口清凉，那紫色的碎花不起眼，素净，无华，可谓低调而与世无争。

南宋诗人陆游《题画薄荷扇》绝句云：“薄荷花开蝶翅翻，风枝露叶弄秋妍。自怜不及狸奴点，烂醉篱边不用钱。”“一枝香草出幽丛，双蝶飞飞戏晚风。莫恨村居相识晚，知名元向楚辞中。”我深深地感动于薄荷的坚贞与美丽，正如薄荷的花语，即永恒的爱和崇高的美德。

今年进入六月，薄荷的郁香侵袭了我整个庭院及屋子，它优雅安静地按着自己的秩序生长着。绿叶两两相对，边缘锯齿井然地排着，淡紫的小花在暮色里，香气薄凉如水。每每我用食指和拇指并拢，掐下薄荷嫩叶，指尖常残留薄荷清雅的香，闻着舒心，似乎天地清旷。又因为薄荷不招虫，无需静心打

理，我也就愈发喜爱它了，以致后来弥漫了一大片。

汪曾祺写薄荷，说在越南吃鱼片。越南人常常是在生食中拌薄荷，吃口鱼，含片薄荷去腥味，明净的凉气，就好像写句子时省略号的用法一样，余韵不止。

薄荷外柔内刚，还能和羊肉同锅，与它们的膻气相搏，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闯劲，火锅中加入，才能更好地感受肉的鲜美。这是民间的美食，也是民间的智慧，是人对于草木的懂得，知物善用。可见穿绿裙子的薄荷的绿指尖功力出神入化，可一旦遇到豆腐又是一番温顺贤良，煎好的豆腐是身着战甲的勇士，青衣薄荷与之相偎相依。

从那以后，我便没由来地爱上了薄荷。隔三岔五的，我就会摘下几棵薄荷，泡在透明的玻璃杯里，当茶喝，品味着它的芳香与清凉，沉静着自己的不安与浮躁。再后来，我家蒸鱼、煮面、做汤熬粥也会放上几叶薄荷，觉得格外芳香怡人。这才发觉，自己不知不觉对薄荷情有独钟了。

“蓼茸蒿笋试春盘，人间有味是清欢。”想这世间一花一木、一草一叶皆为浮生，一沙一土、一笑一念都是尘缘。若有一处颐养身心的所在，就像一碗粥，在袅袅香气中徐徐地喝，慢慢地呷，与凡尘两不相碍，于清淡中品出原味，不亦快哉。有薄荷粥相伴的日子，夏日绵长悠远，馨香微凉，安稳恬静。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总值班：杨军
一版编辑：赫巍利
一版美编：冯漫

零售
专供报

